

那是2686年前的事情了。齐桓公救燕而还，燕君送桓公出境，桓公将所至地割让给燕，留下了分沟礼燕、名达天下的燕留城，以及君子之美的千古佳话。民国22年的《沧县志》记载了燕留城的信息：“《括地志》燕留城在长芦县东北十七里。”《括地志》是唐代的地理学专著。春秋古城燕留城遗址到底在哪里？千百年来，一直没有定论。日前，沧县一些乡土文史爱好者经过查找历史资料、现场考察等，提出了大胆设想——

春秋古城燕留城遗址竟在沧县杨官屯？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

元旦后又一次考察杨官屯村土台遗址

刘之龙思考，当年在燕留城与长芦县之间应该有一条古道，不然何来“十七里”之说？他想起，自己小时候从南堤村到沧州市，经常走一条土路，路线是南堤—杨官屯—后李寨村—前李寨村北—寨店—沧州。那时他最怕走杨官屯的这片洼路，这里岔道多，经常迷路。罗忠林说，这条古道仍在呀！于是带着他们来到一条土路上。土路在旷野间蜿蜒通向西北。世事沧桑，古道尚存，顺此西望，远远就能看见河北园的高楼。

故纸堆里寻觅燕留城

刘之龙是沧县兴济镇南堤村人，从小爱读文史方面的书籍，对家乡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责任感。与南堤村相邻的渤海新区黄骅市官庄乡大同台村，原名“燕齐台”，古代曾是燕、齐的界关。“小时候我经常去那里玩儿，洼里有好多乱砖碎片和星星瓦。这一带原是春秋时代燕国与齐国的交界处，我们南堤村是燕国的南部边陲。”刘之龙说。2001年，他在民国22年的《沧县志》中，发现了关于燕留城的记载，心头掠过一阵惊喜：按照书上的说法，当年燕君送齐桓公出境的燕留城应该就在这一带！从此他开始对燕留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

《沧县志》上记载的燕留城文字，源于《括地志》。此书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四子魏王李泰主编，记述的是唐贞观年间的疆域政区情况，贞观16年（公元642年）完成。书中记载“燕留城在长芦县东北十七里”，短短12个字，却充满了强大的信息量：燕留城从春秋时创立，至少到唐代初期仍有。它的位置是以长芦县为坐标来确定的，不仅指出了方位，还确定了距离。

再探遗址发现更多线索

回来后，刘之龙意犹未尽。很快，他又邀人再访杨官屯，罗忠林依旧同行。这次探访的重点是遗址上的张仙台子、修家坟两处地方。罗忠林说，上世纪70年代，张仙台子有外露的六七层砖墙。是否城墙？还不能确定。修家坟一带，是保存旧地貌最多的地方。通过壕沟断面，可以看到风化的砖头瓦块，层层迭迭，累积重重，强烈的历史沧桑感立刻扑面而来。他们在此寻找陶片、瓦片，期待由此可以寻觅到隐藏的历史密语。事后，文物专家郑志利给出了判断：其中的瓦片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夹砂红陶釜残片。



土台遗址方园迥阔，遍地都是瓦块陶片



康玉刚



刘之龙



罗忠林

留城联系在一起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：这里曾是一座城池，四通通往城池的道路较多，从各地进来容易；从城中出去，如果不辨方向，就难了。几位文史爱好者说，经过查阅资料、走访调查，基本可以认为，杨官屯村这片荒地是燕留城遗址的可能性很大。他们希望能引起有关专家的重视，进一步考察论证。

元旦刚过，罗忠林与刘之龙又一次来这里探古寻幽。随处可见的瓦块陶片在夕阳的照射下，闪着幽远清冷的光。这里空旷寂寥，少有人来，只有偶尔飞过的越冬豆雁，扑棱棱发出一阵声响。“这里原来有好多高台子，如今都被推平了。这些故事如果流传不下去，这些土台子再消失不见，曾经的燕留城也就只是一个传说了。”两个人边走边感慨。阳光下，土台子尽头，蓝天与黄土相连的地方，仿佛看到燕留城，以及那段流传千古的佳话。

千古佳话燕留城

春秋时期，燕国弱小。公元前663年，为了帮助燕国抵抗入侵的山戎，齐桓公以“尊王攘夷”为旗号，率大军北伐山戎，解救了燕国的危机。燕庄公感激不尽，亲送齐桓公南归。他送了一程又一程，不知不觉间来到了齐国境内。齐桓公说：“不是周天子，诸侯相送不能出边境，我不可对燕国无礼。”于是将燕庄公所到之地割让给了燕国。后来燕君在此筑起一座城池，就是燕留城。诸侯因齐桓公救燕，又割其地，都畏齐之威、感齐之德，齐桓公因此称霸，成为“春秋五霸”之首。燕留城也成为一段历史佳话。

记录这个故事最早的是《史记》，但书中并没有涉及筑城一事。到了唐代，开始有了燕留城的记载。《括地志》中提到：“燕留故城在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，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地与燕，因筑此城，故名燕留。”齐桓公这次援助燕国北伐山戎之行，在沧州留下了两座城池，即大军北上时留下的南皮城、凯旋归来时的燕留城。齐军北上时，曾在现在的南皮附近筑城制皮革，称为皮城，从那时起绵延至今2000多年。燕留城虽然在历史的烟云中湮没了，但其体现出的君王之德、君子之风，却流传千古而不朽。

杨金丽



张平息为孝老食堂送来自己种的大白菜

带着员工一起做公益、让村“两委”在自己厂房放东西、为孝老食堂种菜捐款……从想搬走到融进来，安徽商人张平息8年时间把自己变成“人和人”

人和镇村的安徽亲戚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前几天，是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义务工的时间。这天一早，张平息带着厂里的几名员工，准时出现在清扫街道的义工队伍中。“老张，今天没出门呀！”村民们热络地和他打招呼。“没出门！一会儿北京的客人来……”张平息笑着说，言语中夹杂着几分青县当地的口音。如果没有人介绍，谁也想不到，这个干活儿特别实在、高高瘦瘦的56岁汉子，是一名企业家，而且来自遥远的安徽。

从想搬走到融进来。张平息是安徽池州人，27岁就进京打拼，后来在仿古红木家具界闯出一番天地，有了自己的企业和品牌——彩平木艺工坊。后来，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，他将厂子搬到了青县人和镇村，只在北京留了销售门店。

“我是2015年6月把厂子搬来的，搬来不久就后悔了。那时村子环境脏乱差，厂子门口左边一堆垃圾、右边一堆垃圾。你清走刚两天，垃圾又堆上了。北京来了客人，一到厂子大门，我脸上都臊得慌，当时只想赶紧找地方搬走。”张平息说。就在他们四处寻找合适的厂房时，人和镇村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。乘着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东风，村里的环境变美了，村民的素质提高了。北京的客人再来时竟然迷路了，给他打电话：“你搬家了吗？”

“你搬家了吗？”他答：“没有呀！”客人说：“导航是这里，可看着不像原来的样子呀！”他边接电话边迎了出来，握着客人的手，笑意盈盈。

“听人家夸人和镇村，就好夸我家一样。”张平息说，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想搬家的事了。北上之后的经历，让他渐渐地爱上了这里，并愿意融进村里。

带着员工做义工。张平息开始打量这个村，思考村容村貌村风改变背后的原因。他发现，村里有支义工服务队，不管是谁家有了红白事，还是村里的拆迁拆迁、美丽乡村建设、除草、打扫卫生、种花浇树……义工服务队都走在了前面。每次出义工，村“两委”成员，特别是2018年当选的村支部书记兼村委员会主任胡宗权每次都身先士卒，冲在前面。

这支义工队伍受到大家

的欢迎，很多村民后来都主动加入其中。几个月下来，张平息发现，这支队伍不走过场、不搞形式，是真心实意为村里干事，他打心眼儿佩服。一天村里打扫卫生，他带着员工们也加入进去。村民们问：“张总，您怎么也来了？”他说：“大家把我们门前打扫得这么干净，我怎么能不参加呢？”从此后，他和村民们一起劳动，关系越处越亲。2019年村里拆迁拆违时，不少村民在外做生意，回不了家。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，服务队帮着拆迁、整理。还有一些村民，长年不在村住，房前门口栽种的花草树木无人管理，又是义工们帮忙管理。一点一滴，张平息看在眼里，感动在心中。“我也是农村娃，知道农村的事情。这么和谐的村风，真是少有！”从那以后，只要村里有事，他都积极参加。村里“两委”在厂子里放东西、谁家办事需要用水用电，他都痛快一口答应。

为孝老食堂捐款捐物。2020年12月底，人和镇村孝老食堂开张了。村里的独居老人在这里可以吃到一日三餐，还都是免费提供。张平息将信将疑，来到孝老食堂。一看，一日三餐，顿顿精心，三五个帮厨的义工正干得热火朝天。午饭时，他又特意来了一趟，看着老人们香甜地吃着荤素搭配的饭菜，他眼眶一下子湿了——自己的母亲80多岁了，如果村里也有这样一个孝老食堂该多好！从那以后，他为孝老食堂捐款捐物，至今共捐款3万多元，米面油之外，他还供应蔬菜。厂房院子里有二亩地，他全撒上了菜种，不用化肥和农药，真正的绿色有机。蔬菜成熟了，他就一车车地往孝老食堂送。看着老人们幸福的笑脸，他也跟着开心地笑。他说，为孝老食堂做点事，也是为远方的母亲尽孝。

在村里久了，张平息开始关注和镇村的历史。这一关注不要紧，还一下子拉近了他和村民们的距离。如今，他对人和镇的村史如数家珍：“人和镇建村和马厂炮台有关，马厂炮台的创建者周盛传，就是安徽池州人，我们是同乡。100多年前，周盛传带着很多安徽子弟来到这里，人和镇村也因此建立、繁华起来。100多年后，我又来到了这里，真是缘分呀！”

